

蒲公英

我這糟老頭



每週一篇的專欄雜文，寫了六十幾年的我，真的不知寫什麼好。

閒來沒事，找出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發表的第一篇上不了檯面的作文（我不敢把那時寫的文字叫創作，充其量也只是小學生的作文吧。）一直到今天我已經寫了整整六十一個年頭了。

我這人，書唸得不多，小時候在香港從一九五五年唸到一九六一年，剛在準備會考，被父親帶過洋，小學時唸的學校，中文水準不錯，可惜只唸了六年就輟學。

來菲後，那時馳騁在菲華文壇上的新手下不少是我們母校的校友。

我在蘇浙小學唸了整整六年，沒剩多久，就可以拿到小學畢業證書，父親就攜我南渡菲律賓。

到了人生地不熟的菲律賓，我上的第一間僑校是聖軍天主教學校，唸了不到一年又轉到普賢，再來又去到千島之國的最南端。那時大家都叫她花的城市，後來又回到岷市，最後娶妻生子，再後來就成為現在的老態龍鍾的糟老頭了。

要算凡唸過一學期的學生，就可以稱為該校校友，那我也理當可以成為蘇浙小學，聖軍天主教學校，普賢學校與三寶顏中華中學的校友了。我還忘了我也唸過遠東大學，我可以成為好多學校的校友。

我這糟老頭，要真的把那些學校的校友會都參加，那我的社交生活可會多姿多彩

的。

可惜，我不熱衷於社交，也很少參加什麼華社團體，我這糟老頭除了宗親會，同鄉會這二個團體都是被長輩迫著參加，其他的只有文藝團體是我主動參加，一日無事小神仙，太多的社交活動，勞神又傷財。

我這糟老頭，在疫情開始時，一腳已踩入陰界，好在我命不該絕，在醫院十多天，那時的護士小姐都見不了她們的蘆山真面目，有的都像太空人一樣，醫生都在電話裡問診。從頭到尾連個醫生的影子也見不到。十幾天，醫藥費四十多萬，我到出院前一分錢也沒花，全部由政府買單。記得住院那幾天，天天都照X光，我的肺已白了大部份，應該是在陰曹地府掛了單。最後又被退回人間，才能再此饒舌胡寫亂塗的。

想想我的一生，從沒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，一生總是被騙吃虧。

記得我剛結婚沒幾年，為人做擔保，而那個放高利貸的吸血鬼，現在想起來好像做了局坑我，把我告上法庭，案子從初級法院到高級法院。

想起那個年代，我天天都在法庭上，這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。我的另一半，不離不棄，一路陪我走來，風風雨雨，酸酸苦辣，嘗了個遍。

我這糟老頭，這過去的幾十年，每天粗茶淡飯與老伴出雙入對，我也別無它求了。人生能遇到相知相愛，白頭攜老，夫復何求，何復何求呢！

2025年4月29日

老油條

未知731殘忍，枉為中國人（三）



（十）鼠疫在人體的實驗：

日本731把鼠疫桿菌注入到人體當中，觀察它進入人體後效果，發現受害者往往是痛不欲生，嘶喊聲此起彼伏，皮膚會迅速浮腫腫爛，短短幾天就化成了一堆無法辨認的腐肉殘骨……在咱們父輩年代，中國農村和家鄉就發生過此種鼠疫桿菌的傳染病，所以在晉江一帶許多在疫病嚴重時都催促孩子們紛紛背鄉離井，遠渡重洋來到菲律賓或其它地方逃避……

然而令人痛心疾首，又可悲可恨的這個731創始人石井四郎為首的大部份731戰犯，卻在日本戰敗後安全地回到了日本……石井四郎用他研究的生化武器（Biological Weapons）殘害了幾千萬的中國人……現在的浙江，湖南還有很多90多歲老人，一輩子生活在爛腿病的痛苦當中……最可恨的731為了培育傳染性更強，毒性更強的細菌來製造生化武器，它們需要大量的活人做實驗，活人根本不夠用，於是731日軍就在附近抓捕中國無辜的老百姓，大都是婦女和兒童，這些畜生連年幼的小孩都不放過……

石井四郎認為生化武器比槍炮更能殺人於無形，它的威力遠勝於原子彈……日寇侵華期間，曾經數次使用了生化武器，不光在戰場上針對那些中國戰士，也針對平民……1940年10月喪心病狂日軍飛機在浙江一帶盤旋，把一袋袋大米和白面從飛機上被空投，那些食不果腹老百姓，見到糧食自然是一哄瘋搶，後來全城老少皆患上了莫名其妙的怪病……1941年11月4日，日軍飛機在常德贛州上空撒下了攜帶有鼠疫病毒麥子，稻穀和棉絮等的案例不計其數……據說它們先後使用細菌武器1700多次……據估計有1200萬到2000萬人因疫症死亡……

從1940年到1949年期間，浙江衢州和金華就有五十萬名的同胞受到細菌武器殘害，近六萬人在痛苦中死去，而中國同胞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……日本投降前夕

1945年石井四郎在撤離實驗室前下令剩餘作實驗的幸存者全部殺掉滅口，並把屍體和檔案全部焚燒，來掩蓋它所犯的滔天罪行……為了保密他還下令所有參與731部隊的人，要永遠保守731的秘密……

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，石井四郎以手中掌握大量731部隊的細菌實驗材料為其資本，跟美軍上將麥克阿瑟（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）做交易的條件，讓731部隊一系列屬下部隊全部逃脫了作為戰犯的審判，讓它們全部安全回到了日本本土，據悉有的後來還成為大學教授，有的成為醫院院長，究其實它們研究的成果，全是拿中國人的生命做出慘無人道活生生的人體實驗而獲得的成果。石井四郎在1959年秋天，因咽喉癌病死在日本……

731部隊這違背人類道德底線的醜聞已經排在世界人面前無法狡辯，日本人的殘暴罪行已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上……然而，現實就是這樣的，正義有時未必能得到伸張，惡魔有時也會善終……731雖然已成過去，但中國人依然要警惕且銘記，現在已經有大量的日本間諜或其中國的同路人潛伏在咱們大家身邊，它們時時刻刻在試探中國人的民意，只要咱們對日本仇恨的鬆懈，它們就會用種種的方式控制言論，歪曲事實，抹除歷史曾給中國人民那段無洗脫殘酷的疼痛，它們時時想瓦解中國的戰鬥意志，它們時時用它斯斯文文的外表來溶化說服忘記了，千千萬萬中國同胞遭受慘痛屠殺的記憶……不要被日本利用，記住它們日本人永遠是躲在暗處的鬼子……

凡是中國人要讓咱們子孫後代瞭解那段731部隊的歷史，雖然是段不堪回首沉痛的往事，但不能忘記咱們就是從漆黑的狹道走向光明，走向有人間煙火，有國泰民安，有民族復興，別忘了來時路，咱們有民族的苦難，有國恨家仇的記憶……作為一位中國人必須瞭解731部隊侵華時期所犯的滔天大罪，不然就枉為做了中國人……

（完）

稿於2025年4月18日深圳

林鼎安

讀莊紫棟二首詩



《勸友》：不要一生/都掉落在情緒裡/就像林黛玉/掉落在那把花鋤裡/不要把人生/過成悲情的葬花/走出來吧/外面的天地很大/不是每一次下雨/都是天哭/不是每一次花落/都是凋謝/負面的情緒/請不要迎合/糟糕的心情/早點扔掉吧！

《老伴》：人老尤知老伴珍/一生形影共甘辛/陰陽相隔苦難訴/唯有悲中惜自身。

筆者還沉浸在喪妻的悲痛中，反覆低吟著蘇東坡的《悼亡詞》「生死兩茫茫……無處話淒涼」，忽收到菲律賓漢道學會、著名詩人莊紫棟的這兩首詩，心裡彷彿透進了一股溫暖，眼前展示了一道陽光。

林黛玉的葬花，可謂千古絕唱，家喻戶曉。莊先生十分形象地借花鋤、葬花，道出天哭、凋謝，勸說友人要走出來，早扔掉！借古聯今，十分自然又通俗。而《老伴》，更是語重心長地指出了「老伴」的珍貴，「一生形影共甘辛」，無奈陰陽相隔，「唯有悲中惜自身」了。

莊先生的詩好讀，他不刻意追求華麗的詞藻，也不顯擺什麼高深的知識，祇是像與朋友數家常似的，直抒胸臆。雖平白卻動人心腑，雖似與友人談心卻蘊藏著深刻的哲理。不僅是兩首短詩，多年來他發表過數百成千的詩歌，就像他大學畢業後在中國名校廈門一中教數學的1、2、3、4、5……那樣的阿拉伯數字，樸素無華，卻演繹著生活、社會、人生斑駁淋漓無比絢爛的色彩。也才眾望所歸地兼任過多個詩社的社長。他的那首《甲辰冬至》：「冬至清晨小雨紛，湯圓細嚼卻難吞。老來愛憶兒時味，逢節最先思二尊。」雖短短四句，卻引起了中菲兩地不少讀者的共鳴，深得中國著名作家、學者廖伏樹的讚賞！讀莊紫棟的詩，聯想到古詩詞，你隨意翻開《唐詩三百首》，每一首都讀得來，多少也能懂得意思，即使是那些膾炙人口的名作，也能朗朗上口；可現代所謂的「新派、新潮流」詩歌，卻越發地讓人摸不著頭腦，艱澀、稀奇古怪，故作高深，還笑讀者沒有欣賞能力。寫作是要讓人看的，沒有讀者便失去了意義。倘若你是想「孤芳自賞」，何必拿出來忽悠人？

常言「文如其人」，也應是詩如其人、人如其詩。做文先做人，勿如魯迅先生說的「誤人子弟」才好！

莊紫棟是詩人，也是菲華的慈善家。他樂善好施，多年來扶危濟困。他與莊垂楷、吳健美、莊金耀等，十多年前首次踴躍捐資助學評選菲華第一批孝子孝女孝媳孝孫。在菲華引起了很好的反響！

選舉結果，而是通過製造合法性危機，讓新總統在治國伊始即陷入政治攻勢與社會動盪，達到「合法對手失能化」的戰略目的。這類「制度內破壞」比政變更隱蔽，也更難防範。

最根本的威脅，在於特朗普對社會裂痕的持續操控。他一貫善於將複雜問題簡化為「敵人敘事」——將移民描繪為犯罪源頭，將媒體稱為「人民公敵」，指責民主黨為「賣國者」，把大學、環保組織、硅谷等打成「左翼陰謀」的一部分。通過放大族群、階級、城鄉、文化與政黨之間的矛盾，特朗普在積聚政治能量的同時，也在不斷侵蝕社會的共識基礎。他讓選民在情緒中投票，在憤怒中做決定，甚至在仇恨中動手。這種以「製造失序」為工具的政治策略，將削弱憲政制度的修復能力，而「強人政治」則反倒在混亂中崛起。

如果2028年特朗普再度出山，這不僅是一個年近八旬的強人尋求連任的故事，更是对美國制度韌性的極限挑戰。制度的穩固有賴於社會的理性，而當情緒壓倒法律、煽動凌駕規則時，制度將形同虛設。特朗普的野心不止於連任，更在於改寫權力邏輯，使制度為個人服務。一旦他開此先例，美國或將不再是「人民選總統」，而可能淪為「總統操人民」。這場危機的真正焦點，不在於特朗普能否否回歸白宮，而在於美國制度是否足以抵擋一次意志凌駕於憲法之上的衝擊。

謝如意

家事國事天下事本來無事



家事國事天下事本來無事。家事是中國人的特色，「中國爹娘」做了天下爹娘能而做不能做好的事，使得中國家庭曾經在世界上佔有不可替代的地位，也成了中國興盛的重要一環。因為，家庭的和諧是社會穩定的基礎！

可是，就是那些自以為是與時俱進者，用強盜的實質、流氓的手段，活生生地把中國拉回到遠去蠻荒的日子，連封建時代都遠遠不如！

封建時代「一夫多妻制」是家常便飯，結婚後也不准隨便離婚，只能靠男方的一紙休書才有可能。即使去嫖娼，也是公平合理的，有錢就可以去嫖，只要樂意且肯付出代價，窮人也是可以自如嫖娼的，斷斷沒有喝了「頭嘴春」還不用付錢的「工作需要」者在那裡裝大頭耍特權自以為光榮有能耐，也沒有窮人去嫖娼就被看作黃色下流兼敲詐罰款的厄運。

寫到這裡，讀者不是可以覺得，有些本來正經的事，就被人一鍋端地廢掉了；有些本來大逆不道的事，就被有些人當做天經地義般地合情合理合法了！這不是家事國事天下是本來無事嗎？何苦如此折騰！

尤其是有些事特別荒誕不經，也讓官府名譽掃地。那就是一方面為了某事拚命罰款招人搬傢俱搞連坐無所不用其極，搞得合法的夫妻們或組成超生游擊隊爭取生兒女、或夫妻四處逃亡到棺材腔都得苟且棲身爭取生兒女。

他們又一反常態比四川「變臉」還快地鼓吹生兒女，甚至煞有介事地避重就輕地要給獎金，從來不肯在關鍵的民生問題上真正支持！說他們是精神病人也不為過，因為他們像精神病人一樣，無論是貪污受賄上億可以免死不用追責，還是說話不如放屁還自以為尊高高地昂起頭來，一個個不知道自己的臉上有屎尿，卻自己說是「有頭有臉」的人物而免於被追責？！

同樣的那些人，精神病式的頭腦發佈命令做事，叫老百姓怎麼能夠有章可循、有法可依、有德自安樂？！

還有個機器人使用的關鍵問題，高科技本來就是要解放生產力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而造福人民生活的。可是，為啥那些公務員，消防員等高危行業的人不用機器人去代替，反而卻讓送外賣或公家車等公眾行業要取代之，這究竟是什麼事呢？這是不是有些人又患精神病了呢？！

家事國事天下事本來無事。顛倒滄桑的社會讓我們知道這個社會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輕。而那些患精神病的官員們就是病源，要治好這些病就要從治理那些精神病患者下手，一旦如此對症下藥了，那就撥亂反正，橋歸橋，路歸路，一切又回到生活正常運作的軌道上了！

家事國事天下事本來無事。人人尤其是當官的，把好好的初心照顧好，我們就沒有世間的罪惡，一切就平安無事嘍！

2025年5月3日午後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

楊文田

2028之後的特朗普：逾越憲法的野心與危機



2028年，當特朗普任期屆滿，若這位慣於打破規則、自詡「天選之人」的前總統依然不願交權，最具破壞性的可能，就是他通過製造戰爭，動用《戰爭緊急法案》，推遲甚至中止選舉。

根據美國法律，一旦國家進入戰爭狀態，總統將被賦予廣泛的緊急權力，包括推遲大選、控制通訊、限制集會、調動軍隊，甚至可以暫時凍結憲法部分條款。此機制原為戰時國家穩定運轉而設，但也為野心家提供了操縱制度的空間。若屆時美軍在中東爆發衝突，或朝鮮半島局勢驟然緊張，或在台海、烏克蘭方向與中俄擦槍走火，特朗普完全可能宣稱「國家正處危急時刻，不宜更換領導」，進而請求延長授權延期選舉，甚至試圖以行政命令延長執政期限。

美國歷史上從未因戰爭取消總統選舉，即便在南北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，選舉亦照常舉行。但今日的美國早已今非昔比。極端主義上升、媒體分裂、社會信任崩塌，使民主體制的「防火牆」愈發脆弱。在

一個充滿民粹與仇恨政治的氛圍中，若特朗普成功將「換屆」塑造為「國家風險」，再借戰爭營造「團結」假象，他極可能在部分民眾中贏得「臨時延任」的正當性。一旦緊急狀態成為繞過憲法的突破口，將標誌美國民主滑向失控的邊緣。

特朗普若要繼續掌權，首當其衝的障礙是美國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：總統任期不得超過兩屆。這是防止個人集權的核心制度保障，自1951年確立以來從未打破。然而，特朗普一貫對制度限制表現出敵意。他在任期間屢次質疑選舉結果、攻擊司法獨立、挑戰新聞自由，其對規則的蔑視在2020年選後達到頂峰。當制度的對手不再承認認制度的合法性，憲法條文就可能淪為權力操作的工具而非底線。

即便無法以非常規手段延任，特朗普仍可能追求「實質控制」。他或將從「人民意志高於憲法」的立場出發，操控輿論挑戰制度正當性。借助右翼媒體、社交平台與線下集會，他可以發動聲勢浩大的「民意攻勢」，營造出多數選民「希望他繼續執政」的輿論氛圍。他善於利用社會焦慮、經濟不

安與文化撕裂激發政治情緒，並將轉化為對抗制度的力量。他甚至可能提出修憲議案，雖幾無通過可能，但其真正目的在於動搖民眾對制度的信任，為下一步行動鋪墊輿論與道德基礎。

除此之外，特朗普還可能走「代理人路線」。即由他親自扶持一名極度忠誠的親信或家庭成員參選總統，自己則退居幕後操控大局。這位「代理人總統」或許是其長子小唐納德、女兒伊萬卡，也可能是佛州州長德桑蒂斯，或極右翼議員馬喬麗·泰勒·格林等人。他們在意識形態和忠誠度上高度一致，易於形成「指令—執行」的上下結構。形式上不違憲，實質上卻可能催生「家天下」或「黨魁治國」的政治現實，使總統制淪為代理統治，選舉成為合法外衣下的制度空殼。同時，特朗普還可能複製2020年的劇本：通過持續質疑選舉結果削弱對手的合法性。他曾聲稱「選票被偷」，並最終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，造成程序中斷與人員傷亡。2028年，他完全可能提前佈局，選前散播「即將舞弊」的危機預言，選後則拒絕接受結果。這一做法未必是為了立即推翻